

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作品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先剪吊牌

□程筠

吊牌，像是边境线，挂着，那是他人领土，摘了，才算自家地盘。

刚买的衣裙，草草一试，吊牌线就挨了一剪子，这下，可算真正属于自己的了。几页水洗标，早已沿着虚线，咔嚓咔嚓剪掉了。就连领口的商标，也去得干干净净。按说这地方商标不得事呀，那万一扎脖子呢，不管，自家领土，重在可以自主自决。

哪天穿，还想不到那么远，摘了吊牌、剪了标，就算物归新主了。

新购的拖鞋，还一根绳上拴着呢，麻利地剪了；新换的冰箱，柜门上还贴着一页新手使用指南，顺手就揭了；那刚买的一瓶酱油，颈脖上也悬着一块吊牌，犹豫什么，抓紧给摘了吧！

闻到了吗？有股呛人的烟熏味，火急火燎的。

急着穿，急着用吗？不是，都不是。只是着急确认归属罢了。

包装袋、包装盒，里三层外三层的。还不急用，要不先原样买来，原样放着吧？那不行，急不急用都得拆。原封原样，那是摆在橱窗里的。家里也这样，多隔生，像是替人保管。

很多人说，拆快递很快乐。这快乐，一半是等待“意外”惊喜，一半就是所有权的交割。你看，包装拆了一地，东西可算真正“到手”了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SCGH@sina.com联系

我觉得语言首先与身体有关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的呼吸如何，你的语言就如何。你是怎么呼吸的，你就会说怎样的话。不要强行改变自己的正常呼吸而随意改变句子的长短。你如果是气管炎，你说话肯定句子短。你要是去强迫自己改变呼吸节奏，看到一些外国小说里有什么短句，几个字一句几个字一句的，你就去模仿，不仅把自己写成了气管炎，把别人也读成了气管炎。因为外国人写的东西，他要表现那个时间、那个时段、那个故事情境里出现的那些东西，如果你不了解那些内容而把语言做随意改变，我觉得其实对身体不好。

语言

□贾平凹

事情，首先你把你的事情一定要说清楚、说准确，然后是说的有趣，这就是好语言。

语言应该是有情绪的、有内涵的，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一句话的抑扬顿挫，也就是语言的弹性问题。用很简单、很明白、很准确的话表达出那个时间里的那个人、那个事、那个物的准确的情绪，把这种情绪能表达出来，我认为就是好语言。

这里边一定要表达出那种情绪，表达出当时那个人的喜怒哀乐、冷暖、温度，把他的情绪全部能表达出来的就是好语言。既然能表达出情绪来，它必然就产生一种抑扬顿挫，这也就是所谓的弹性。而要完全准确地表达出那种情绪，还要说的有趣才行。

什么是有趣呢？就是巧说。怎么和人说的不一样？这其中有一点是多说些闲话。闲话与你讲的这个事情准确无关，甚至是模糊的，但必须是在对方明白你意思的前提下才进行的。就如你敲钟一样，“咣”地敲一声钟，随之是“嗡”那种韵声，这韵声就是闲话。

文学感觉越强的人，越会说闲话。文学史上评论好多作家是文体家，凡说是文体家的作家，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，凡是写作风格鲜明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。你要表达的人和事表达得准确了、明白了，然后多说些有趣的闲话，肯定就是好语言。之所以有人批评谁是学生腔，学生腔就是成语连篇，用一些华丽辞藻、毫无弹性的东西。为什么用成语多

了就成学生腔了，就没有弹性了呢？因为成语的产生，是在众多的现象里概括出一个东西，像个符号一样提出来，就是成语。

语言，除了与身体和生命有关以外，还与道德有关系。

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由生命和后天修养完成的，这就如同一件器物，这器物会发出不同的声音。敲钟是钟的声音，敲碗是碗的声音，敲桌子是桌子的声音。

之所以有些作品的语言特别杂乱，它还没有成器，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。而有的文章已然有了自己的风格了，有些文章它里面尽是戏谑的东西、调侃的语言，你把这作品一看就知道，他这个人不是很正经，身上有些邪气；有一些语言，很华丽，但是没有骨头，比喻过来比喻过去没有骨头，那都是些比较小聪明、比较机灵、灵巧但是也轻佻的人；有些文章吧，有些句子说得很明白，说得很准确，但是没有趣味，写得很干瘪，那都是些没有嗜好的人，就是生活过得特别枯燥的那些人。

从语言能看出作家是宽仁还是尖酸，能看出这个人是个君子还是小人，能看出他的富贵与贫穷，甚至能看出他的长相来。时间长了，你肯定会有这种感觉。画画、书法、音乐、文学，任何艺术作品，这些东西都能看出来。

大家微语

眼前苦

□徐竟草

●老家的一个亲戚打来电话，说他孩子嫌高中学习太苦了，要求退学，问我该怎么办？

●我说，如果吃不了眼前的这些苦，以后可能要吃更多的苦。

●根据成长经验，我觉得有一种苦，看起来最难吃，那就是眼前苦。

●为何要这么说呢？因为眼前苦，就在跟前，触手可及，是实实在在的苦，它无法避让，无法缓冲，又苦又难。它跟以后的苦不一样，以后的苦，眼下不必吃，不必立即面对。

●吃不了眼前苦的人，大都没有勇气和决心，害怕扛压力，不敢面对挑战，不肯拼搏。他们有一种致命的心态：明日有愁明日愁，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。然而，眼前的苦不吃，那些苦就得留到以后吃，而且极有可能更苦。

谈天说地

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说每年窗下的秋虫，常常是在不意间就开始叫了。叫的位置似乎都没有变，令人疑惑是不是去年的那几只。那晚，这样的声音又开始有了。那是前一天下了一场雨，在正是清凉的那个夜晚，秋虫们发出了第一声。这才翻开前边的文章，想看一看文尾的时间，印证正是去岁所作，如此便知晓真的是又过了一年。不由再感叹，人人老境，真的是岁月匆匆。

说听到秋虫的鸣叫，便感慨时光易逝，其实古人亦然。《诗正义》中有：“络纬鸣，懒妇惊。”“络纬”一物，俗称纺织娘，是说纺织娘叫起来的时候，懒惰的妇人突然开始吃惊。何以要惊？是突然意识到秋天到了，冬季已为期不远，妇人的纺织浆洗还没有眉目，这该令她如何不惊呢！纺织娘是一种重要的鸣虫，每年夏秋季的晚上，常常躲在草丛中，时不时地发出“沙、沙”或“轧织、轧织”的声音，很像古时候织布机的织布声，故而被人称为“纺织娘”。

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载有：“宋子京《秋夜诗》云：‘秋风已飘上林叶，北斗直挂建章城。人间底事最堪恨，络纬啼时无妇惊。’”正是前诗之深意。

古人有言：“以鸟鸣春”，与之相应的，也就是“以虫鸣秋”了。言及虫，令人想起了草，因为虫在草中。白乐天说草是“一岁一枯荣”，和“人生一世”相对应，这便是“草生一秋”了。这草中的虫，想其生命也是一岁一茬了。虫生出了，要循着节气，逐步成长，到了一定的时令，身肢健全了，能鸣叫的，会突然一天展开羽翅，“吱”的一声发出叫声。应该说，自己的这一声叫，可能是连它自己都要吓了一跳的。自己竟然会叫，并且叫出了声。

不用怀疑的是，虫子开始叫第一声的时候，是充满了试探性的。可能是断续的、强弱不等的，气息也可能是不够连贯和顺畅的。但活动了羽翅，试着再运足了气，等到叫第二声、第三声的时候，就顺利多了。

秋虫

□陈嘉瑞



虫们试出了第一声，一个季节的秋天，也就随着虫的叫声悄悄降临了。具体到纺织娘，其叫声也是有分工的。能鸣叫的都是雄性，成虫以后，它的两个前翅，能够相互摩擦，进而发出叫声。虫们的鸣叫，有自我娱乐的成分，到了交配的时候，这样的叫声应当也有求偶的功能。但于人类来说，听不懂“虫语”，却是实实在在感到时令的转变了。

由虫鸣立秋，又会想到一叶知秋。杜牧的《早秋客舍》诗曰：“风吹一片叶，万物已惊秋。”有记载说，宋时到了立秋这天，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

移入殿内。等到立秋的时辰一到，太史官便要高声奏报：“秋来了！”奏毕，梧桐会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，以寓“报秋”之意。这里，说梧桐会随着立秋的时辰，应着“秋来了”的奏报，落下一两片叶子，实在也是神奇的紧，也说明时令的转换，实在也是自有其道了。

秋日多淫雨。几场雨过，天地一片清新。逢着傍晚的彩云飘过，洁净如洗的蓝天边，一轮明月冉冉升起。水银一般的月光洒在无际的草丛上，憋闷多日的虫子们，此时再也忍耐不住，此起彼伏地亮开嗓子。先是独唱，再是合唱，先是单声部，再是多声部，如此，虫的鸣声起伏跌宕，四野里很快就响成一片。一个静谧的秋夜，在无数秋虫的鸣叫中，显得更加清凉和悠远。此一时节，勿要说懒妇，便是夜读的文人，也是要引起岁月匆迫的忧思了。一千年前，欧阳子的感受便是：“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如助予之叹息。”

自然，除却纺织娘，秋虫的另一大劲旅，便是蟋蟀。较之纺织娘，蟋蟀的鸣声更清幽。尤其是夜阑人静之时，那远远近近的一两声蛐蛐叫，于那些烦恼失眠之人，便是最好的知音和伴侣了。蟋蟀也叫“促织”，和纺织娘一样，都和女人的纺织相关。说秋虫叫，懒妇惊，也便是形其名而具其实了。

去岁的秋虫，应该是早早就命亡尸去了，不然，它何以躲过那雪地冰天。今年鸣叫的秋虫，肯定是去岁秋虫的后代了，到了明年，应该是它们的再后代了。秋天就这么循环往复地来了去、去了来。一个人，也便在这循环往复中，在这一声声秋虫的鸣叫中，逐步走向自己生命的秋天。